



■ 专栏作者:李专

雨水



2月19日,马年将迎来第二个节气——雨水。

时至“雨水”,我突然发现这个节气名很特殊,它的特殊就在于它太平常了。其他二十三个节气的名称只要一说出,人们就知道是节气,唯独这个“雨水”,起码要茫然一番思量一番,然后才能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正月中,天一生水。春始属木,然生木者必水也,故立春后继之雨水。且东风既解冻,则散而为雨矣。”在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春雨中,草木随地中阳气升腾开始抽出嫩芽,大地渐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有了雨水,才有这一年首季的始发。天地被清洗得干净而又湿润,气候慢慢变得暖和,人的精气神也在收敛一冬之后随万物勃发。

农谚道:“雨水有雨庄稼好,大春小春一片宝。”雨水正是小春管理、大春备耕的关键时期。雨水节气过后,小麦自南向北次第返青。明朝解缙《春雨》写道:“春雨贵如油,下得满街流。滑倒解学士,笑坏一群牛”。在雨水节气的十五天里,我们从“七九”的第六天走到“九九”的第二天,“七九河开,八九燕来,九九加一九,耕牛遍地走”,这意味着除了西北、东北、西南高原地区仍处在寒冬之外,其他广大地区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了由冬转春的过渡,在春风雨水的催促下,呈现出一派春耕的繁忙景象。

但是,雨水季节,北方冷空气活动仍很频繁,天气变化多端。古人早就提出“春捂”这个穿衣方面的养生原则。初春阳气渐生,气候日趋暖和,人们逐渐去棉穿单,尤其是年轻爱美的姑娘迫不及待地要脱下臃肿的羽绒服,但此时阴寒未尽,气温变化大,历经一冬,人体对风寒的抵抗力有所减弱,因而易感邪致病,所以得捂着。

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区,会对不同的节气给予不同的关注。川西民众,对雨水特别在意。生性浪漫的蜀人,把雨水节变成富有想象力和人情味的节气。这天不管下雨不下雨,都充满一种雨意蒙蒙的诗情画意:早晨天刚亮,雾蒙蒙的大路边就有一些年轻妇女,手牵了幼小的孩子,等待着第一个从面前经过的行人。一旦有人经过,不管是男是女,是老是少,拦住对方,就把孩子按捺在地,磕头拜寄,给对方做干儿子或干女儿。此为“撞拜寄”,事先没有预定的目标,撞谁是谁。“撞拜寄”的目的,是让儿女顺利而健康地成长。

春雨是最能撩拨诗人情怀的东西,由春雨催生的千古佳作不胜枚举。杜甫有《春夜喜雨》: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”。韩愈有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: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雨水时节的雨具有轻、细、密的特点,在这个润物无声的季节里,人们也当开启一年的好时光了。



大山年味尤浓

赤壁市杨家岭学校 聂松彬

廖家山冲是一个远离市区的小山村,村庄三面环山,十几户人家散居在山脚下,小姨夫的老家就在这个村子。虽然姨夫一家四口现在已搬进县城的新居,但老家还住着年逾古稀的双亲,二老一向对我如同己出,我也差不多有十个年头没去过那儿,正月初九,我们一行六人相约来看望二老,给两位老人拜个晚年。

山冲现在通了班车,蜿蜒的水泥路乐颠颠地牵着小客车行了半小时,我们在山前的小溪边下了车。初春时节万物似乎还未苏醒,山风依然清冷,唯有溪流在欢快地唱着歌。通往村子的山路现在已经修宽了,路面铺着碎石,一路迎着溪流,偶尔还能听到几只鸟儿扑翅的声音。山腰上苍翠的楠竹、茂盛的株树和成片的灌木从宛若在夹道欢迎。

刚到屋前,二老就乐呵呵地出门迎接我们,拜过年,老人引我们走进厢房,炉火正旺,接过一杯热腾腾的香茶,拥着跳动的火苗,一路的寒冷瞬间悄然退去。厨房里已弥漫着香气,趁吃饭前还有点时间,我一个人想去看一看十多年没来的大山。

沿着弯曲的山路继续往前走,高耸的群山下突现几座小山丘,仿佛是母亲怀中几个调皮的孩子。孩子们举着落光了叶子的灌木,和着山村里时而响起的鞭炮声满山坡地嬉戏,山风阵阵,送来满坡的吟唱。山脚下有一口小水塘,清凌凌的池水画满如墨的倒影,一群翠鸟正在池塘的树丛中追逐,那点点彩色的身影时而从这棵树落到另一棵树上,叽叽喳喳的欢叫声更是给大山增添了几分情趣和生机。这片山坡长满野生的小竹子,若是在清明前后满坡的小竹笋煞是诱人。山风送来湿润清香的空气,让人情不自禁地翕动鼻翼,我对着眼前苍茫的群山大声呼喊:“大山,新年好!”

手机突然响起,该吃饭了。走进客厅,一大桌农家菜正氤氲着诱人的香味。几兄弟中数我最大,我和老爷子坐在上位,我们一齐举杯祝老人身体健康。两位老人乐得合不

拢嘴,直说今年这年过得最有意思。由于山路遥远,我们都没带礼物,每人送给老人一个红包,老人很感动,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。席间,我们一次次举杯,一次次互道祝福,老爷子和老太太笑盈盈的一个劲儿往我们碗里夹菜,我们一大桌人说着笑着,聊着喝着,菜凉了,再热;酒干了,再斟。如此反复,老人自酿的米酒和溢满泥土芬芳的菜肴让我们醉意朦胧,春风满面,大山脚下的这间小屋里时而笑语喧哗,大家全然没有感觉屋外雪花纷飞的寒冷。老爷子从来不喝酒,今天破例陪我们喝了半杯,并一再叮嘱我们要多喝点,多吃点。

“您今年高寿了?”“七十三了!”我心里一震,突然,我想到了自己的父亲!我如山一样的父亲正是挺着如山一样的脊梁,挑着如山一样的重荷,走完了他七十三岁的人生旅程。看着老人精神矍铄,说话如此有底气,我真不敢相信这已是年逾古稀的山里老人。听姨夫说,老人一直很乐观,常年以山为伴,淡泊名利,有着如山一般的襟怀,曾经在这闭塞的山沟里用山一般的父爱将五个孩子拉扯大。前不久,老人还特意进城,买了一个带视频的播放机,每天闲着的时候听听歌曲,看看舞蹈。难怪我刚进门时火炉旁还放着那个播放机呢!

刚刚离开饭桌,村口传来阵阵边鼓声,“龙灯来了!”老人连忙进屋抱出一卷“啄木鸟”,我们将一条香烟拆散盛在磁盘里。两条金黄的巨龙舞着龙头,摆着龙尾过来了,鞭炮声随着飞溅的雪花响彻山谷,香烟、点心带着微笑送出了大山里的祝福。雪越下越大,也不知什么时候门口已聚集了很多人,鼓声、鞭炮声穿过山谷,越过山巅,山里的年如同雪花在飞扬。

送走龙灯,我们带着醉意告别了大山,双手提着老人送给我的一袋酸辣椒和几颗大白菜,心中油然多了许多眷恋。我想,雪后的大山一定会更加晶莹,更加深远!

温暖守岁

咸安区国家税务局 胡慰志

大年三十夜,因弟弟在派出所值班不能回家过年,母亲担心弟媳带着不足半岁的侄儿不热闹,建议全家一同去弟弟家“守岁”过年。

吃完年夜饭,窗外不时传来顽童们燃放烟花爆竹的响声,尽管家里有电烤炉,母亲依旧按老风俗烧了一大盆红通通的木炭火端来到客厅里来,之后又拿出一些事先备好的糖果、瓜子之类的食品摆在茶几上;妻子则坐在沙发上逗得怀抱中的小侄儿咯咯笑个不停,弟媳在一个劲地忙着给大伙倒茶端水,一家人正兴高采烈地做“守岁”准备。眼前这盆旺旺的火,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少年时代……

那时,生活在乡村,虽然岁月艰难,但过年特别有味。和很多其它地方一样,老家的风俗也讲究“三十夜的火,月半夜的灯”,除夕夜晚,家家户户都会在厨屋的火炉上烧起一膛旺旺的火,据说这火烧得越旺,预示新年家业越兴旺。

昔时“守岁”,依稀还记得全家人围坐火旁,火膛里的火烧得特别的旺,以至淹没了那盏挂在土墙上的煤油灯照出的亮光,火光不但驱逐了屋内的严寒,且描出了一幅完美的“乡村年夜图”:暗淡的油灯模糊了人围火后的背影,红彤彤的火光鲜明地绘出了屋内祖孙三代人那一张张喜庆的脸,“画中”表情是那么丰富,布局是那么完美,意境是那么浓烈,体裁是那么朴实。围火而坐的父母在倾心地细说着一年来的艰辛和收成,偶尔间也谈论一些亲房邻舍的琐事。我和妹妹则蹲在火炉旁用小锤子玩打“炮火”(一种特制火纸),妹妹负责把一粒“炮火”撕下放到火炉的砖头上,我便敲打,妹妹怕响,总是要等她双手捂住耳朵后才让我敲,因嫌妹妹动作太慢,我偶尔“使坏”,趁妹妹不注意口里猛喊一声“叭”,吓得

的妹妹丢下手中的“炮火”,然后再也不跟我“配合”了。

有两件事一直记忆犹新:一是帮祖父“写账本”。祖父是一位手艺人,手艺虽好却不会写字,每年的除夕,祖父都会叫我帮他在新买的一本“皇历”上帮他记上他自己和徒弟的名字,年一过,祖父就凭这本《皇历》来给自己和徒弟记工。尽管我当初写得歪歪扭扭的还有错别字,祖父看后却是一副很高兴、很满足的样子。祖父记工的办法几乎是原始的,就是在名字后面画圈打叉,做工一天就画个圈,半天就在圈中划一杠,缺工就打个叉;第二件事就是收“压岁钱”。祖父一般是在我给他写好账本后给“压岁钱”,钱不多,一张五角面额的人民币,上面用父亲写对联剩下的红纸包得紧紧扎扎的,边给边说“岁岁平安”、“好好读书”。母亲给“压岁钱”的方式比较特别,早上起来,我和妹妹穿起新做的衣后,伸手一摸,发现口袋里面竟然有钱,感到特别惊喜和有些莫名其妙,便一齐跑去告诉母亲“妈妈,好稀奇呀!我们口袋里有钱!”大年初一母亲听到这种吉利的话,别提多开心,边笑边说“好好好!闷心大发财!”

乡下人“守岁”一般要守到鸡啼时分,遗憾的是守到后来我总是迷迷糊糊的睡着了,也不知啥时候被母亲抱到床上去“纳福”的。那时候不知道“守岁”能给家里的老人“添寿”一说,要真有这么神奇的事,我将后悔终生,我要是坚持守完岁,说不定爷爷和父亲能够活到现在……

要感谢母亲那盆温馨的火,它不仅勾起了我对美好往事的回忆,而且助我驱逐了枯燥的春晚电视节目的带来的催眠。围着火,我陪母亲细细地回忆着昔日油灯下的那份艰辛、火光中的那份温暖,直至迎来新年的第一缕曙光。

半夜敲门

嘉鱼县财政局 孟昆仑

在我母亲的房里看了一遍,没发现她要的头子,便对我说:“这里没有,外面有方便面。”“那就到外面去拿吧!”我说着,和她一起走到客厅,看见客厅的长柜上有两袋方便面。我说:“你随便拿吧!”小女孩连忙拿着一盒方便面走了。

看着小女孩走后,我赶紧关门,这才发现大门没有锁,只是用板凳抵着,难怪小女孩能够进来自如呢?

大门没有锁,母亲居然这么相信别人,万一有小偷来了,怎么办?第二天上午,我听母亲说,10多年来都这样,从来没有丢失一件东西。相对于我们城里的每家每户铁窗铁锁铁阳台来说,真是天壤之别。

再想想那个小女孩,明知道客厅里的长柜子上有“头子”,不直接拿走,反而敲门。我也不知道她敲了多少次门,面对睡着的我,多亏她认真地敲门,先礼后兵。其实,就算她一声不响地拿走了“头子”,我们也不知道,即使知道了,也不会怪她。但是,她还是敲门后再拿走“头子”。

每回想起这件小事,我真不知道是小女孩纯真还是农村乡俗纯朴?这一问号像敲门声总在我的脑海里敲响,让我的心里久久难以平静。

“你拿吧!”我说。